

在河南境内有一条流淌了两千多年的河流,它就是贾鲁河。翻开河南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贾鲁河发源于新密市,向东北流经郑州市,至市区北郊折向东流,经中牟、开封,过尉氏县,后至周口市入沙颍河,最后流入淮河。它全长255.8公里,我们熟知的金水河、索须河、熊儿河、七里河、东风渠都是它的支流。古时的贾鲁河水量充沛,可通舟楫,还时常有洪水泛滥,因此,古人又将它称为小黄河。今天的贾鲁河虽然浅可见底,但它仍是河南省境内除黄河以外最长、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

贾鲁河可称得上是一条千年古河。有人考证,认为它的前身就是秦汉相争时的“鸿沟”。据史料记载,魏蜀乃战国时期魏国所凿,魏惠王十年(前361年)开通,故道今荥阳市北引黄河水入圃田泽,东流经开封境内,再南下注入颍河,当时开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灌溉农田。后又经过二十多年的开发,至惠王三十一年(前339年)连通了济、濮、滹、颍、汝、泗诸水,成为当时中原大地上的主干水道,以此为主形成了水路交通网和大规模的灌溉区。因此,鸿沟一带在当时也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秦朝末年,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在此对峙,后楚与汉约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以东者为楚”。这个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鸿沟就是今天的贾鲁河。

如果“鸿沟”一说属实的话,那么贾鲁河已有近2370岁的高龄。

西汉时,鸿沟又被称作“狼汤渠”,亦作“潢汤渠”,魏晋以后称蔡河,仍为南北水运要道,至唐末河道淤塞。五代后周太祖显德年间,由于东京开封府依赖蔡河运输物资,因河道狭窄,河水流量不大,运力不足,故而重新疏浚河道并导汴水入蔡。至北宋太祖建隆年间又自今新郑南部引濠、洧之水凿渠流入开封城中的蔡河,这一段史称“汴河”,后又自许昌引水入汴,以广水渠。

自此之后,蔡河水源充足,水量大增,漕运大畅,出现了“舟楫相继,商贾毕至”的繁华场景。

以上这些河名都是贾鲁河的前身,名称来历尚无从考证。

北宋仁宗年间,已连为一体的汴河、蔡河被通称为惠民河。说到这里名字的来历,不得不说一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清官——包拯。传说有一年发大水,天降大雨,河水泛滥,开封城中的街道和许多平民住房被淹,致使大批百姓无家可归。时任开封府尹的

利人和,因而舟楫穿梭,人流往来,甚是繁荣。然而到了金元时期,由于政治中心北移,元世祖忽必烈又对京杭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和延伸,惠民河便逐渐失去了漕运的功能,加之后来黄河屡次南决,惠民河也随着洪水的泛滥而淤废。

元朝至正年间,已经淤废的古运河,又被引入新的水源,重新具有了勃勃生机,这要感谢另一位历史名人——贾鲁。贾鲁,字友恒,元代山西高平人,在船体上凿洞使之沉没,最终堵住决口,将水重新导入故道,至十一月,所有土木工程完毕,大功告成,多年的水患被平息。这就是我国治黄史上著名的“贾鲁治河”,贾鲁的名字也因此而被载入史册。

前文中贾鲁在堵住决口的同时,疏通了故道,开凿了新河道,这其中就包括他从密县凿渠引水,经郑州、中牟,折向南而至开封,而后入古运河,直达周口入淮河,这正是今天的贾鲁河的流向。贾鲁此举不但平息了水患,也复兴了开封一带的漕运,商业也很快兴盛起来,前文所提及的朱仙镇就是在这之后迅速繁荣,盛极一时,成为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水运码头,后来还成为享誉全国的四大商业名镇之一。豫人感谢贾鲁的恩德,为了永远纪念这位水利家、治黄专家,便把重新疏通的运河改称“贾鲁河”。

明朝弘治年间黄河再次决口,贾鲁河淤塞,明政府在治理黄河的同时,也对贾鲁河进行了疏浚,并对河道两岸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整。至此,贾鲁河迎来了自北宋以来第二个漕运的黄金季节,其繁荣达到了顶峰,据说当时贾鲁河上的朱仙镇码头日泊船200艘以上,考古学家在此挖掘出相当重量的船锚,证明当时贾鲁河上曾行驶过载重量相当大的货船。穿越历史时光,仿佛依稀可见滔滔河水上来往穿梭的船只,码头上正弯腰屈身紧张劳作的民工,岸边堆满了来不及搬走的各种货物和粮食,车水马龙的街市上传来阵阵的叫卖声,船工的号子悠扬而动听……

贾鲁河的这种繁荣局面一直持续到清朝中叶,19世纪末黄河再一次泛滥,贾鲁河又一次淤塞,此后水流逐渐缩小,终于无法通航,所有的繁华不复存在,成为历史的过往。

落寞而平静,这种状态伴随着贾鲁河走过近现代,一直走到今天,虽然它已无法承担繁重的运输,但作为郑州市民生活和工业用水的第二水源,仍然在造福中原。

千年古川——贾鲁河

李晶

包拯通过实地调查,了解了阻滞水流的原因。原来,由于蔡河两岸商业繁盛、风景秀丽,许多达官贵人将这里视为风水宝地,于是他们私占河道、私筑堤坝,并在河道上修筑水上花园、亭台楼阁,用于自己享乐。这些当时的“违章建筑”严重阻塞了河道,影响了蔡河的排水能力,包拯立刻下令拆除所有堤坝和水上建筑,并在仁宗皇帝面前据理力争,终于疏通了河道,还河于民。由于包拯不畏权贵、为民造福,老百姓为了感谢他的恩德,就把蔡河改称为“惠民河”。

北宋时期的开封一带人口众多、商业密布,为解决城中百姓的粮食和生活用水问题,政府先后开凿、疏浚了汴、惠民、金水和广济四渠,并称“漕运四渠”。当时的惠民河是仅次于汴河的第二大运河,它主要运输江淮地区所提供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其航道入淮后向南可直达长江下游地区。得漕运之利,河岸两旁的村镇也逐渐繁荣,这其中就包括人们所熟知的历史名镇——朱仙镇,此镇因濒临运河,又与当时的大都市开封毗邻,占尽天时地

利人和,因而舟楫穿梭,人流往来,甚是繁荣。然而到了金元时期,由于政治中心北移,元世祖忽必烈又对京杭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和延伸,惠民河便逐渐失去了漕运的功能,加之后来黄河屡次南决,惠民河也随着洪水的泛滥而淤废。

元朝至正年间,已经淤废的古运河,又被引入新的水源,重新具有了勃勃生机,这要感谢另一位历史名人——贾鲁。贾鲁,字友恒,元代山西高平人,在船体上凿洞使之沉没,最终堵住决口,将水重新导入故道,至十一月,所有土木工程完毕,大功告成,多年的水患被平息。这就是我国治黄史上著名的“贾鲁治河”,贾鲁的名字也因此而被载入史册。

前文中贾鲁在堵住决口的同时,疏通了故道,开凿了新河道,这其中就包括他从密县凿渠引水,经郑州、中牟,折向南而至开封,而后入古运河,直达周口入淮河,这正是今天的贾鲁河的流向。贾鲁此举不但平息了水患,也复兴了开封一带的漕运,商业也很快兴盛起来,前文所提及的朱仙镇就是在这之后迅速繁荣,盛极一时,成为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水运码头,后来还成为享誉全国的四大商业名镇之一。豫人感谢贾鲁的恩德,为了永远纪念这位水利家、治黄专家,便把重新疏通的运河改称“贾鲁河”。

明朝弘治年间黄河再次决口,贾鲁河淤塞,明政府在治理黄河的同时,也对贾鲁河进行了疏浚,并对河道两岸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整。至此,贾鲁河迎来了自北宋以来第二个漕运的黄金季节,其繁荣达到了顶峰,据说当时贾鲁河上的朱仙镇码头日泊船200艘以上,考古学家在此挖掘出相当重量的船锚,证明当时贾鲁河上曾行驶过载重量相当大的货船。穿越历史时光,仿佛依稀可见滔滔河水上来往穿梭的船只,码头上正弯腰屈身紧张劳作的民工,岸边堆满了来不及搬走的各种货物和粮食,车水马龙的街市上传来阵阵的叫卖声,船工的号子悠扬而动听……

贾鲁河的这种繁荣局面一直持续到清朝中叶,19世纪末黄河再一次泛滥,贾鲁河又一次淤塞,此后水流逐渐缩小,终于无法通航,所有的繁华不复存在,成为历史的过往。

落寞而平静,这种状态伴随着贾鲁河走过近现代,一直走到今天,虽然它已无法承担繁重的运输,但作为郑州市民生活和工业用水的第二水源,仍然在造福中原。

元朝至正年间,已经淤废的古运河,又被引入新的水源,重新具有了勃勃生机,这要感谢另一位历史名人——贾鲁。贾鲁,字友恒,元代山西高平人,在船体上凿洞使之沉没,最终堵住决口,将水重新导入故道,至十一月,所有土木工程完毕,大功告成,多年的水患被平息。这就是我国治黄史上著名的“贾鲁治河”,贾鲁的名字也因此而被载入史册。

商都钟鼓 喝奶还是停奶

吴昊

近年来,普及健康的讲座和图书层出不穷,我们幸运地搭上了“健康快车”,收获不小。但困惑也不小。我手边就有两本同样畅销的“健康权威经典”,它们的VCD讲座也讲得头头是道。一本是四年前“曾以68种手抄本风靡全国”的洪昭光教授的《健康快车》,他主张“每天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因为牛奶是“白色血液”,该书开始了21世纪的“白色革命”,大家都在树立“新的营养观”,“把牛奶放进每天的食谱中”,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许多人因此开始养成了喝奶的习惯,中国的乳制品企业也想必利润猛然大增。

而四年过去,中国台湾籍美国博士林光常写的《无毒一身轻》,目前正在国内走红,且被许多国家电视台热播。这本书却“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健康观念”,比如喝牛奶,林博士说“全世界50年来所有人被洗脑的食物就是牛奶,牛奶能补钙,还能预防骨质疏松症,这是20世纪全世界最大的谎言。牛奶不仅不能补钙,反而越喝骨质疏松……”因此,呼吁大家立即“断奶”。

我们该听谁的呢?反正我是听傻了,真的无所适从了。已经订的牛奶是退了还是继续喝?让孩子断奶吧,要真缺钙长不高怎么办?让老人继续喝吧,那把老骨头真疏松了,打个喷嚏就断了怎么办?你能把科学当耳边风吗?他们都拿出了大量的临床研究结果,一个要你喝奶,一个要你停奶,连冰淇淋都要你千万别吃,你敢置若罔闻吗?一个说喝牛奶强壮一个民族;

一个却说“牛奶是引发慢性病发展的最大隐患”。前者给我们开出的健康食谱是“一二三四五,红黄绿白黑”。其中那个“一”就是一袋牛奶,那个“三”就是三份高蛋白,据说这个方子保你活百岁。而后两者给我们开出的食谱“健康排毒餐”,也是“一二三四五”,一份水果,两份蔬菜,一份红苕,一份五谷杂粮。据说改变体质,消除癌症,效果奇佳。

《健康快车》说,每天喝牛奶至少有11个好处,比如减少中风危险,防治高血压和心脏病,阻止肿瘤细胞增长,提高脑的效率,美容,防止骨折,耐疲劳,促进伤口愈合,提高视力,睡前催眠等等。而《无毒一身轻》却说,牛奶根本不能喝,那是牛喝的人,喝有10种危害,比如说,会引发糖尿病,产生长期疲劳、关节炎和消化不良、哮喘、心悸等问题,引发儿童食物过敏、呕吐、腹泻、打喷嚏、皮肤湿疹,那些为了提高牛奶产量使用的药物和激素,更是导致乳癌和前列腺癌的祸首。

林博士还说,在美国,如果医生或者乳制品商在广告上宣称喝牛奶补钙或预防骨质疏松,那是违法的。虽然“牛奶的确是高钙食物,但它的蛋白质是不易消化的酪蛋白,即使消化也会产生大量的酸性物质,打破身体的酸碱平衡,而身体的酸化正是疾病和癌细胞生长的温床,为了恢复这种平衡,骨质中碱性的钙就会流失。美国是牛奶消费量最大的国家,美国三个妇女中就有两个骨质疏松。所以,美国人开始喊叫:再喝下去美国就完蛋了。

当年国人流行“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今天真的都有了,却又不敢喝了。这个世界怎么了?



情系江南(国画) 郭凤祥

现代诗坛

秋夜(外一首)

赵首先

离开的时候
我把脚踩以下部分
种在那里

天空使大地辽阔
辽阔让道路遥远
故土的牵挂
是方向

多少年
思念有重量
如同庄稼
必须在秋天割一次
在满月背后

这天是要喝酒的
可我比酒醉的早
月饼不是月亮
可一颗一颗的葡萄
都成了水旁的字

我知道
多远都走不远
出生的婴儿
脐带的另一头

在妈妈怀里
无题

日子
被食指中指
夹成紫铜

梦在头顶
发育得
白金样贵重

路走丢了
人还在路上
无踪影!



郑州地理

千年沧桑话东街

李济通

位于郑州老城区,西接西大街东至城东路,东西全长1370米,是条逾千年历史的老街。它见证了古城的千年巨变,堪称郑州街道的“老字辈”。

东大街始建于唐代。唐高宗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管州,重修城池,东辟“寅宾门”,通往中牟、开封,后城内门逐渐形成街道。明嘉靖《郑州志·街巷》中的敏德街,就是东大街的前身。民国时期改为中山东路。东大街解放后一度更名为解放东路,但市人习惯上仍称它东街或东大街。过去,该地平民居多,生活水平低下,民间有“穷东街,富南街,花布粮行属西街”之说。尽管如此,这条老街却文物荟萃,其古迹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历史之悠久,堪称郑州之最。

这里,曾矗立着昔日辉煌的古代建筑群:路北有始建于汉明帝永平(公元58年前后)年间的孔庙;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公

元713~741年)的开元寺;明太祖洪武年(公元1369年)修建的城隍庙,以及郑州最早、明万历八年即有碑记其“古之遗爱”的子产祠等。路南的郑州东里书院、关岳庙近在咫尺。再东就是我国最长、有着3600年历史的商城墙了。

从前的东大街,自西到东是漫坡,中有一条丈余深的沟壑,东段是洼地,每到雨季,路面水深盈尺,尤其孔庙后面,常年积水,可行舟楫,街民外出,多以盘筏代步,路况之差,可以想见。1901年11月初,清慈禧、光绪外逃西安后返京,路过郑州,因东大街乃必经之路,知州李元禄为迎圣驾,召众多市人修路,又以黄土土,才使该路基本平坦。1932年,郑州商会、士绅,为筹办塔湾“郑县药材骡马大会”,借请官府修路,地方官员限令沿街居民,自扫门前雪,修整门前沟坎,并填平深沟,至此,东大街才得以畅通。解放后的1954年,东大街更上一层楼,建成平直的柏油马路。

新书架

《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

孙永强

本书采用知识学者口述历史的方式,选择1976年~2006年作为回忆和叙述的基本起点与终点,代表性地收录了徐友渔、季卫东、葛剑雄、李银河、杨东平、鄢烈山、梁小民等36位学者的个人思想独白。私人化的体验和记录,是一种近看与自省,而同时把36位学人私人化的体验和记录放在一起,无疑更具有了横向的开阔的反思视角。

依旧是淋着雨,但心中却因沈佳仪刚刚的笑容出了太阳。

“他妈的,我好帅喔!”我摸着大平头,傻傻地骑着脚踏车。

那雨夜,在回家的脚踏车上,我为沈佳仪写了第三首歌《亲爱的朋友》。

歌词里有一段就这么写着:“亲爱的朋友,我可爱的好朋友,你想起我,在遥远的十年以前,我冒着倾盆大雨剪了一个大平头,我还记得你的表情,你的容颜,你的眼。”

后来我才知道,沈佳仪那次的月考成绩加总起来,让她首度落到全校三名外。

她很重视我们之间的打赌,当我将应该花在理科上的精神切割给赌赛的三科时,沈佳仪也做了同样的事。她牺牲了历史与地理,只为了跟我一决胜负。

就在我剃了大平头后几天,在学校里遇到沈佳仪几次,沈佳仪都不动声色绑了马尾,神色自然。

两人如往常交换参考书,讲义以及共通科目的考卷。

“下次,我们还是赌牛奶吧。两个礼拜的分量!”我接过讲义。

“好啊,又要麻烦你了。”沈佳仪哈哈一笑。

“屁啦。”我哼哼,鼻孔喷气。

我没问她既然赢了,为什么还要绑马尾。沈佳仪自己也不提。

我只知道我很开心,非常非常的开心。

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以前的自己真是可爱。

Chapter 13

高一快结束时,曾带我们到埔里打坐的周淑真老师,又有了新把戏。

“柯景腾,沈佳仪,你们替老师找几个同学,暑假到‘信愿行’帮忙带小朋友的佛学夏令营,好不好?”周淑真老师有天在走廊,巧遇沈佳仪跟我。

“佛学夏令营?哈哈哈哈哈,我才不要。”我爽快地拒绝。

“好啊,我跟柯景腾会帮老师找人的。”沈佳仪倒是答应得很干脆。

“喂……干吗拖我下水?”我看着身旁的沈佳仪。

“你需要好好打坐一下。”沈佳仪正经八百地回应。

就这样,善良的沈佳仪决定把属于十六岁的美丽夏天,献给大鱼与念经,还有天杀的近百位“高拐”的小朋友。

而我,不,不只我……阿和、谢孟学、杜信贤、许哲魁、廖英宏等一大堆

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九把刀 著

我没有多想,因为答案我早已放在心底了。

“让这个世界,因为有了我,会有一点点差别。”我没有看着星星。

我是看着沈佳仪的眼睛,慢慢说出那句话的。

高中的日子过得饱满了,除了补习,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留在学校读书。

不知不觉,沈佳仪的姐姐考上了大学,到台北念书去。从此我在晚上留校念书的时候,更对形单影只的沈佳仪留了心。

又一个夏天,我们再度去了第二次的信愿行儿童佛学夏令营,这次我没有再担任小队辅,跑去当洗碗与菜饭分配的打杂。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李丰名,也跟我一起负责帮大家洗碗,洗着洗着,他就这么爱上跟我们一起洗碗的女孩淑真,成了我们这群好友第一个交女朋友的混蛋。

然后,又一个夏天过去。

我们已经笑嘻嘻赌到了模拟考,来到兢兢业业的高三。

是密探的情报不准呢?会不会是密探为了邀功,夸大其词呢?

皇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交代,要特别注意牛大人,可是常泰来看过去,实在看不出牛扭有什么不对劲。牛大人怎么可能去掺和那样的事?

常泰一走神,就走得老远,这时齐苏勒他们几个,都已经围了过去,每人拿了一把琉璃嘎巴在那儿玩,常泰也围了过去,拿起一把来,看了看又放下了下来。

齐苏勒正兴高采烈地学着牛扭,一吹一吸,嘎巴,嘎巴,嘎巴,真是怪好呀,怪好玩呢——忽然,一声脆响。他用力过猛,吸爆了。

刚刚从心里掠过的不祥之感,铺天盖地向齐苏勒袭来……

坝台陷,人人心惊恐

按他们原订计划:六月五日,大坝台龙。

可就在初三那天中午,突然间就下起大雨来。

雨还没停,水就涨了——黄河水特别大,沁河水湍热闹,工地上形势严峻。

牛扭带着齐苏勒穿着雨衣,打着灯笼,带领那些河标、民工,不分昼夜守在大坝上,堤坝边上高高的旗杆上,已经搭了小小的雨搭,透过雨水看去,那盏“普庆安澜”的大灯晦暗、凄迷。

民工们在暴雨之中仍扛着锄头、搬着石头、挑着泥土——人都成了稀泥巴卷了。牛扭指挥大家不断地填料、加高、加固——初三那天深夜,眼看着黄河水呼呼往上涨,大家心里都捏了一把汗,冥冥之中仿佛能听到,后边有更大的河水涌来的声音,不祥之气息,浓烈无比。

“控河坝的水口,好像稍微小了!”牛大人焦急地说,“坝上水位这么高,切不可有丝毫懈怠。要不就前功尽弃了。”

忽然,先是不远处旗杆上的灯灭了,齐苏勒大声喊叫着骂那个守灯的河标,让他赶快把灯点上——它,可是工地上象征啊。

这时,南边轰隆一声巨响,他们眼前的水位陡然下降——几个人赶紧跑了过去,发现那边坝台坍塌了二十多米。刹那间,所有人脸上都写满了惊恐……

好在坝底座非常坚固,只是坝台上的黄土坍塌!火速调集来更多民工,冒着倾盆大雨,加固、加高、打桩、填堵、培土、打眼,在那茫茫的雨幕之中,坝台上劳动的哭声,撼人魂魄,鬼神掩泣!

雪落长河

魏远峰 著

“那肯定是你们地多、人多所致吧,”常泰说,“地多人多,就交的多嘛。”

“不是,”辛克敏说,“我们是每亩比别的州府多三倍。”

“不可能吧,”常泰有了点隐隐约约的不耐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廷又怎么可能厚此薄彼?”

琉璃嘎巴扎烂嘴

“这里边有个历史渊源,”辛克敏说,“明朝洪武初年,因为元军将领铁木耳镇守此地,又因为明太祖朱元璋久攻不下。归罪于百姓支持元将,就把赋税增加了三倍,转眼间就过了三百年,年年如此。以至于有些家底种六七亩地,竟然养不起七八口人。”

“噢,是这样啊,”常泰看了看他们几个,低下头来想了想,“今天你们写个请予减赋的函报给他。我回去跟相关的衙门打声招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诸位大人?”

“还不快谢谢过常大人?”牛扭说,“你这是‘趁热打铁’啊!”

牛扭的话,常泰听不明白,其他人却大笑起来……

常泰与牛扭认识多年了,因为常泰也是皇族,当然知道皇上与牛扭的关系。常泰在想,嘉应附近安安静静的,并没有什么异常动向,会不会

元713~741年)的开元寺;明太祖洪武年(公元1369年)修建的城隍庙,以及郑州最早、明万历八年即有碑记其“古之遗爱”的子产祠等。路南的郑州东里书院、关岳庙近在咫尺。再东就是我国最长、有着3600年历史的商城墙了。

从前的东大街,自西到东是漫坡,中有一条丈余深的沟壑,东段是洼地,每到雨季,路面水深盈尺,尤其孔庙后面,常年积水,可行舟楫,街民外出,多以盘筏代步,路况之差,可以想见。1901年11月初,清慈禧、光绪外逃西安后返京,路过郑州,因东大街乃必经之路,知州李元禄为迎圣驾,召众多市人修路,又以黄土土,才使该路基本平坦。1932年,郑州商会、士绅,为筹办塔湾“郑县药材骡马大会”,借请官府修路,地方官员限令沿街居民,自扫门前雪,修整门前沟坎,并填平深沟,至此,东大街才得以畅通。解放后的1954年,东大街更上一层楼,建成平直的柏油马路。